

中苏分裂前后的合作与较量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毛泽东是诗人，是哲学家，赫鲁晓夫是精明而又粗俗的实干家。他们谈话时总是不在一个水平面，差距明显。他们都做过努力，却始终未能建立起私人友谊……

八年过去了，毛泽东忽然发现，孤独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甚于八年前。他有一种预感，他的预感往往是惊人的准确。他预感到北部边境的太平日子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

0086317

中苏分裂前后的合作与较量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uan yan chi wen ji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印刷:北京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77.5

字数:1400千

印数:2000套

2001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2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204-04127-5/I·756

定价:100元 (全十册)

目录

CONTENTS

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5

■毛泽东是诗人,是哲学家,赫鲁晓夫是精明而又粗俗的实干家。他们谈话时总是不在一个水平面,差距明显。他们都做过努力,却始终未能建立起私人友谊……

赫鲁晓夫有胆量……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13

■赫鲁晓夫在1955年访问欧洲时,竟向西德总理表达了他对“黄祸”的忧虑。私下建议要“联合起来对付黄祸”,什么“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哟!

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采取的方法不对,可是揭了盖子……………20

■当他终于踩到红地毯时,这一只手已经与赫鲁晓夫的两只手握到一起。于是,毛泽东“留一手”的作用便显示出来:不失亲热地搭在赫鲁晓夫右肩上。当他们互相亲颊时,他们的拥抱姿态毛泽东更像兄长。尽管在国家关系中要尊苏联为“老大哥”。

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30

■那么战争还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如果出了战争狂人,你就只有投降了?赫鲁晓夫同志,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非是乱扔原子弹,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39

■每当他缓步穿过长廊,步入乔治大厅时,各国共产党领袖便会起立,甚至鼓掌。毛泽东坐下,大家才坐下。每次散会,毛泽东起立,大家才起立。大家站起来都不动,等毛泽东先走。毛泽东有时礼让赫鲁晓夫先走,赫鲁晓夫身不由己地退后,坚持毛泽东先走。

那些朋友,有的也未必愿意我们超过他们,还得靠自己哟……非鼓足干劲不可……………47

■八年过去了,毛泽东忽然发现,孤独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甚于八年前。他有一种预感,他的预感往往是惊人的准确。他预感到北部边境的太平日子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

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 57

■毛泽东胸脯开始微微起伏:什么对付第七舰队?明明一箭双雕,与美国争夺太平洋,同时也包围了中国,至少也是可以牵制中国……

今天送赫鲁晓夫走,明天我们就下乡去 71

■三年困难时期形势那么严重,因为人心没有散,所以很快扭转、很快恢复了。如果泄了气,后果确实无法想像。为什么有的国家,有的时期,出点小问题就闹得不可收拾?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 80

■赫鲁晓夫曾嫉妒“宋庆龄往那里一站,就替中国人争了光。”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89

■大约就是受了卫士谈恋爱的影响,毛泽东感情起伏,夜不成寐,把杨尚奎和方志纯请来,请他们两位的夫人帮忙,将延安一别十几年,直到1950年才在上海见了一面的贺子珍悄悄接上山,在12日左右又见了一小时的面。

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96

■战争毕竟已经过去,庐山的气氛是这样清幽恬静,彭德怀无声叹息,转身缓步踱去。

■如果这个13日早晨毛泽东不曾睡觉,如果彭德怀能够与毛泽东面谈,那么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至少是彭德怀的某一段个人历史,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赫鲁晓夫之后是彭德怀 103

■毛泽东站住脚后就招呼彭德怀:“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涨得很红,眼睛瞪起,脚步丝毫不停,一冲一冲地往前走,胳膊从头上抡:“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一怔……







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

起初,他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但是,很快他又受到过去经验、现实环境及时代精神从四面八方施加的威迫,他必须及早看清楚他的意志所应该选择的方向……

伏罗希洛夫走后,毛泽东一连几天睡不好觉。

这是1957年6月初的一个深夜。炎热还要过些日子才能来,凉爽的微风穿窗而入,带来南海的湿润和侧柏的馨香。天宇上到处是星光闪闪,庭院里七株枝叶浓郁的侧柏又哪里遮挡得住?

毛泽东临窗深呼吸,没有去院子里散步,胸脯起伏着,忽然哺出一声:“伏老沉不住气喽!”

毛泽东论天下大事往往是言简意赅,多一个字也不说。1954年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毛泽东热烈拥抱,互相亲颊。他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谈论天下大事和鸡毛蒜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们总是谈不拢。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不说话了?”赫鲁晓夫两只手在自己隆起的腹部肆意地抚摸着,鼻音哼哧地掀起眼皮瞄一眼毛泽东。

毛泽东右腿架在左腿上,活动着脚指头,目光沿指缝的空隙望着赫鲁晓夫高高的肚皮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了汗,才把这句话委婉而

不失幽默地译清。

赫鲁晓夫事后抱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翻译评论:“毛泽东是诗人,是哲学家,赫鲁晓夫是精明而又粗俗的实干家。他们谈话时总是不在一个水平面,差距明显。他们都做过努力,却始终未能建立起私人友谊……”

毛泽东离开窗口,晃肩扭腰地活动着走到他那张现已闻名天下的大木板床旁。床的一半属于他毕生珍爱的书,堆有一尺高的书籍上下散乱地放着大量文件和材料。清明以后,没了春寒,这些文件材料却如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飘来北京。有各级党组织的汇报、呼唤甚至是告急,有对共产党进行批评的言论汇编,又和许多诬蔑性语言,甚至是要求排斥和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编辑在了一册中。于是,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攻击便如混水中的鱼龙一般混杂起来。其中还有大量普通共产党员和普通工农兵的来信来函,表达着义愤、惶惑、焦虑等情绪……

毛泽东望着那散乱一床的“雪片”,欲拾又罢。他早就看了又看。他那淡淡的眉毛忽而一颤,嘴角跟随着一抽,脸上便流出那种略含嘲意的苦笑,摇头叹一声气道:“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尤金讲不清。”

尤金,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苏联的驻华大使最



权延赤文集

Quan yan chi wen ji

好是位哲学家,以便毛泽东有谈论哲学的对象,还可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于是,尤金被斯大林选派到北京,接替了原来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毛泽东从床前又走到桌前,那眼神表明他始终未停止思考。他说过:“游泳好。我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情。”

毛泽东可以躺在水面不动也不沉,但是不能想事情,一想事情就会沉水,他试过。

“蛾子!”毛泽东欲坐又抬起屁股,孩子似地叫起来,抓起一本材料或是杂志,扑打那只飞蛾。飞蛾为灯光迷惑,在那个古朴的台灯上下左右乱冲乱撞。侍立门口的卫士得到活动手脚的机会,奔上前相助,到底年轻机敏,三下两下便打死了那只蛾,拿给毛泽东看。

蛾子纤细的腿还在抖,肥胖的肚子破绽出一团令人作呕的粘稠的浆液。毛泽东忽然闭了眼,将手轻轻一挥:“拿出去。”

卫士返回屋时,毛泽东已然仰坐藤椅中,闭目不语,陷入沉思。

他总是在思想,有时各种念头依次稍纵即逝,如电石火花;有时又会像满天的星斗一样,多少个念头同时闪烁。没有人能一下子追踪上他的思想,也难以迅速弄清他那看似杂乱实则有关的纷繁的回忆与思考……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毛泽东读过斯诺这段文字描写,故而经

历过的那个生活片段永远在心中明光闪耀。

她现在怎么样?唉,她抽烟太凶了……毛泽东忧伤地颤动着睫毛。她住在上海哟!

云雾弥漫了东华山,古庙的殿堂更显空旷冷落。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的毛泽东,和警卫员摆龙门阵打发时光。

窗口探出一张年轻战士的脸孔:“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闲极了的毛泽东立刻站起身。

“看不清,是两个骑马的。”

毛泽东迎出门,看清来人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斗。”项英的表情勉强而尴尬。

毛泽东回身望贺子珍。目光也是可以交谈的:去吧,也许能夺回发言权。

“我马上就下山。”毛泽东爽快地朝项英点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然而,毛泽东没有夺回发言权,只“夺回”一个撤销职务和党内书面警告的处分。

他一脸沮丧地回来,目光与贺子珍相遇。

那目光在说:“不要紧,还有下一次。”

毛泽东夺回发言权不易,夺到手便再不曾有须臾放松,无论是对党内还是党外。

可是,现在他少了内助,多了个包袱。江青因为没有当上中共“八大”代表,半年来多次同他吵闹。

“八大”没有强调阶级斗争。

讨厌。还有那些得到发言权的右派们。

1956年10月23日,亚诺什山上要求自由的呐喊声响彻了布达佩斯。20万群众像是又一条多瑙河,从河右岸多山的布达缓缓涌过一座座大桥,在河左岸那平坦的佩斯城里弥漫开。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是敏感而容易激动的。于是,大街上响起砸碎门窗玻璃的轰响和猛兽一般的咆哮声;汽车被燃烧,空气里飘溢着胶皮和钢铁烧灼后的焦臭辛辣气味。身穿制服的军人和警察虽然受命赶来,却不肯做任何制止或说服,站成一排排,用赞赏的目光欣赏着这一切。甚至有



成批的军人将武器交给了学生和知识分子。工人参加了这支反叛的队伍,农民却没有。

有人说,只要有饭吃,农民就不会造反。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逃往国外的匈牙利反动分子纷纷潜回布达佩斯,他们多数来自维也纳,以民族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又是自由、独立最热烈的鼓动家,在游行的队伍中推波助澜。“纳吉·伊姆雷!”的呼声震天动地。

纳吉当时已被逮捕。他也是共产党人,但是他想背离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和教义。他的被捕使他成为反叛者的一面旗帜。

无论是拉科西还是格罗,都已无法控制局势,因为专政的工具——军队和警察,也都一批批投入到游行示威的队伍中,要求自由和释放纳吉·伊姆雷。流血事件开始发生。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在苏联要求下释放了纳吉,希望他能够整顿党并控制住暴乱。然而,纳吉却要求苏联撤出他们的军队。

苏军撤出了布达佩斯,事情却继续发生着变化。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契卡组织遭到破坏,路灯柱上吊起了一具具尸体,大街小巷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插手进来,火上加油,企望在内战中复辟资本主义。

这是对抗和冷战的年代。

世界分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匈牙利共产党人要求苏联出兵,苏联共产党首先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刘少奇、邓小平秘密访问了苏联。

苏联领导人又征求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共领导人铁托的意见,获得关于出兵布达佩斯的一致意见。在纪念“十月革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南苑机场热烈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团长伏罗希洛夫

命”胜利39周年的日子,苏联军队经过三天激战,全部占领了布达佩斯……

然而,毛泽东绝不是无条件地完全赞同苏联出兵匈牙利所依据的理论和采取的干预行动。此前,在波兰事变中,毛泽东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企图用武力威胁波兰同志的“大国主义”。在匈牙利事变中,他也不同意把这一事件简单归咎于“反革命分子”。他说,这只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

他是各国共产党领袖中第一个把参加匈牙利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归入“人民”之列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是引燃匈牙利事件的导火索。毛泽东这样想,但是没有公开。

毛泽东公开出来的观点有两条:一方面,“由于领导犯错误”,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同匈牙利不同。中国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打击,认真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问题是防止“由于领导犯错误”而使“劳动人民的民主权



权延赤文集

Quan yan chi wen ji

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

他及时把匈牙利的经验教训运用到了中国……

1957年2月初,春寒料峭。毛泽东已然三天两夜未睡,仍然伏案疾书。

忽然,他将头朝上仰去,以手加额,揉着,捏着,并且张开嘴深呼吸。卫士封耀松抓住时机,几步赶到毛泽东桌旁,小声劝说:“主席,您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放下手,网满红丝的眼睛望住封耀松,倦容已是无法掩饰。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用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卫士想说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低头继续读写。卫士便一声不响退了出去。

半小时后,卫士用小碟端了六个小芋头轻手轻脚刚走进屋,便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左手抓着材料,右手抓着笔,就那么睡着了。

卫士将碟子放在暖气上,退出门外,立着吹寒风,以驱走困意。十几分钟后,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走进去,双手捧了碟子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卫士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身子,吟诵着:“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卫士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见毛泽东嘟嘟囔囔自得其乐,卫士便退出屋去继续吹凉风,驱困意。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听到屋里呼噜声重新响起,卫士便轻轻推门而入。

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经睡着。

卫士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头仔细打量毛泽东,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握在手里……

卫士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嵌在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被惊醒了。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瞪住封耀松:“哪个!怎么回事?”

“主席!”卫士叫了一声,哭了。手里兀自捧着那抠出的半个芋头。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发火。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您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好吧,小封,我休息吧。”

他理理桌案上的文稿,吃力地站起身。那文稿上有一行大字赫然醒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用他那高亢的激奋人心的声音发表了讲演: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他在世界共产党领袖人物中,第一个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正确方针。

他明确宣布,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1957年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个熟悉而又生动的面孔在毛泽东脑海中闪过。

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



……纷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开喉咙争鸣。

或热情洋溢,手势翻飞,或阴柔韬晦,旁敲侧击;或义气宣泄,脸红颈粗……

随之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参加会议的党内外人士讲话:在我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可能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或者更少一点。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吸取匈牙利的经验教训,避免“由于领导犯错误”而使“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毛泽东一生未曾停止发动运动。

全国都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蓦地,毛泽东掀起眼帘,目光从那堆积桌案和床铺上的“雪片”一掠而过。

旋即合上眼。

鸣放和辩论者中,有人不满足于批评个别弊病,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发起了挑战,特别是武汉发生的规模不小的学生示威游行,竟呼喊出“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比匈牙利事件的规模小,性质却更恶劣。匈牙利还没人喊“欢迎法西斯”、“欢迎霍尔蒂”!

我有言在先:在这个制度下!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可是,他们矛头所向恰恰是这个制度!看来,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不会一劳永逸,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而且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断产生……

“图104”客机的舱门打开,那位苏联姑娘漂亮的身影一闪即逝,伏罗希洛夫魁梧的身躯随即出现,几乎塞满了整个舱门。

毛泽东率先鼓掌。

伏罗希洛夫用老人那种谨慎的步子走下舷梯,热烈地伸出两手。

握手、拥抱、接受鲜花。

他荣幸地住进中南海勤政殿,迫不及待同毛泽东谈话。

“毛泽东同志,我是带了苏联共产党的疑问到中国来的。”伏罗希洛夫难以掩饰他的焦虑心情。

“问么。”毛泽东笑容可掬。

“你们提出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翻译李越然高度紧张。毛泽东讲话从来不是八股套,言语生动,遣词造句独具一格,一句话往往囊括了多层次的深刻丰富的含意,要翻译清楚全部意思确实大不易。

“可是,难道你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什么要在报纸上登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先放么。”

“社会主义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

“放出来我才好驳么。”

“可是会出乱子的。”

“百家争鸣不是秘密报告。”

伏罗希洛夫略显尴尬。当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会议进行中,忽然提出他要作的那个秘密报告时,伏罗希洛夫立刻表示了激烈的反对。他曾指着赫鲁晓夫喊:“你想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能在代表大会上把这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作了他的秘密报告。

接着便发生了波兰事变和匈牙利事件。

“右派言论是不该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难道还有疑问?匈牙利事件是有教训的,秘密报告还引出那么大乱子,你们就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

“对,我们不搞秘密,我们是公开。”毛泽



东做个有力的手势加强肯定的语气,“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的共产党和干部队伍也同匈牙利不同。”

伏罗希洛夫向翻译李越然点头,又向毛泽东点头。这段话他明白,也确信不疑。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经历过像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那种长期、尖锐、复杂、激烈的群众性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考验,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党内斗争,拥有最多的共产党员和经历过无数次考验的坚定不移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力量是惊人的。

不过,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是很满意,他认为王明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也在私下说“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当然,伏罗希洛夫是不会把这些话当面传给毛泽东的,恰恰相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报刊曾公开称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毛泽东眨一眨眼,忽然轻松地笑道:“不要做阿Q,头上有癞又不许人说。”

翻译增加一句解释:“既然有缺点,就要允许别人批评。”

伏罗希洛夫不以为然:“敌人抓住一条缺点,大造舆论,会煽动起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就是这样闹出乱子的。”

“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有些并不是意见,而是要推翻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

毛泽东微微一笑,无比自信:“暴露出来好么。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暴露出来他们就该完蛋。”

伏罗希洛夫5月6日离开北京,毛泽东并未将他的话当作耳边风。静观十天,确实看清有人是借帮助共产党整风而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欲取共产党而代之,便在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示党内“现

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18天后,伏罗希洛夫再次来到北京。

他又带来新的疑问:“你们搞的干部下放是什么意思?”

“浮在上面不好。”毛泽东的大手像把扇子一样从面前轻轻挥过,“我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放到下面去熟悉工农兵,了解群众。”

“干部和知识分子不该放下去,放下去是浪费。”

“是锻炼。”毛泽东紧接伏罗希洛夫的话说。

“赫鲁晓夫说,叫我去弄挖土机我就干不了。”

“弄不了挖土机就弄铁锹。锻炼,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不能搞脱离。”

“我是外交官。”苏联副外长兼翻译费德林比划着手势插言,“我放下去,工厂、农村我不了解,我所熟悉的外交不能搞,也会变得不熟悉。这是浪费。”

“锻炼。”毛泽东坚持道,“锻炼之后还回来搞你的外交。”

“我的岗位一天也不能离开,不能断。情况天天都在变化,离开了就不了解,工作就会受影响,出差错。”

毛泽东望着费德林,略微怔一怔,眼睛一眨,叹道:“唉,复杂,太复杂了。”他转向伏罗希洛夫,继续说:“我不想干了,太复杂,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想退下来去当大学教授。”

伏罗希洛夫也发了怔。

片刻,他转了话头:“你们的报纸还在给共产党、给社会主义抹黑。这已经引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安。”

“他们只有百分之几,真正的右派分子不过百分之一,不足怕。”

“还有更多的人会动摇思叛。”

“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也还是少数人闹事,挤出脓包好。”毛泽东轻描淡写做了一个手式,他的坚定自信给伏罗希洛夫留下深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Mao ze dong yu he lu xiao fu



刻印象。伏罗希洛夫松口气,又关切询问:“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

“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就行,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毛泽东含蓄警告,“朱可夫的讲话不好,中国不是匈牙利。”

伏罗希洛夫稍显尴尬。毛泽东是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踏上中国土地的。朱可夫说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遭到进攻,苏联都将迅速回击。毛泽东一向把国家的独立自主视为头等原则,对朱可夫的讲话自然是敏感的,并且极为反感。

中国不是匈牙利,不许苏联的一兵一卒开进来。斯大林了解这一点,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也了解。

1914年至1915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发生一次论战。陈独秀认为人民的自由与启蒙更重要。李大钊认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生存更重要。“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痛苦,也比无国家沦为‘亡国奴’好。”这两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都有“深刻的影响”及“指点和教导”。毛泽东继他们之后,不仅把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当作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宣传旗帜,而且将其本身就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火光闪过,毛泽东吸燃一支香烟。烟力轻轻浮上头顶,维持着大脑的高度兴奋。

当然,右派分子只是个别,是极少数。但是,有土壤有基础,可以聚集一批追随者……

“要瓦解他们的士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喃喃,烟气从唇齿间一字一股淌出。卫士走近两步,听清不是召唤自己就退了回去。此刻,独处静室的毛泽东的话语完全是思考的流露:“瓦解基础!”

毛泽东抓起茶杯,发出声响地喝下三口茶水,放茶杯时,目光闪过案角的一叠材料。

那里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不能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不能乱杀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们是靠群众运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留下人头做反面教

员。

那里有国外对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反映。一位联邦德国记者评论说是“最有思想创新的伟大著作”,“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国人说,“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精彩深刻的文章了”,“读后令人振奋”,“耳目一新”。就连保守的英国人也承认,“毛泽东在共产党领袖中,无疑是最有思想、最明智的一个。”

可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们却反映不好,以为这篇文章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

当然,毛泽东不会受苏联人左右。斯大林那样的威望,可以向任何其他共产党发号施令,唯独不能向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关于土地改革,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特别是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斯大林都是不同意的,并且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讥嘲为“Маргарин”(人造奶油)。

只有你的那一套是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你那一套不行,几次把中国革命引入绝境,倒是我这一套夺取了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毛泽东深深吸一只烟,未加停顿便舒缓地吐出。烟雾使眼前朦胧,于是,斯大林那威严自尊有时又不失和蔼谦虚的面孔便在朦胧中浮现。你当然是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也无需迷信。毛泽东想,事实上你也并不总是那么高明。1949年我在西柏坡请米高扬给你捎话:“我们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政府有国民党的左派,有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华侨资本家,少数民族中也有这类人物做代表。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我请你相信,你说我是“Маргарин”;我请你放心,你说我是“小资产阶级”。你说我不该把土地分给农民,应该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我说你不了解中国的农民,我要听了你的话就不会有几百万农民用



小推车把我们人民解放军送过长江。我请你往后看,你等不及,你53年就去世了。如果你在天有灵,那么你看吧,中国现在不但是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完成了合作化,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就是城镇,也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可是你相信的波兰怎么样?合作化远远不到一半,可能只有百分之十五。你说我到底是不是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办事?

毛泽东续燃一支香烟,身体向椅背仰去,淡漠的目光凝视着屋顶的某一点,继续他的思考。他的思考往往是循着对立统一的规律发展。他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在对立中找到统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项工作不好做。过去的历史,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多一些,便有人骂右倾,考虑马列主义的教条多一些,又有人骂“左倾”。不挨骂的时候没有,或者更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或者更多地从符合马列主义教条出发,就这么一左一右,忽左忽右地走过来了。

人言不足畏,但不受影响也是不可能。没有夺取政权时,注意国内党内的意见多些。夺取政权了,搞社会主义,注意自己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便逐渐多起来。要有更多的发言权,就要有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迅速发展强大的经济力量。

我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基础在于相信群众,难道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吗?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唯一正确的主义(我始终坚信这一条),那么,它必将最终战胜其他一切思想。那么,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会解放思想,有助于教育非党知识分子、作家和干部,并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错误,也会在争鸣中得到证明,并且使正确的意见经风雨,受到锻炼和考验……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批评这个讲话,不要紧,往后看么!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甚至是争论,只能使我们的党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我们改

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然而,事情的发展确实叫人失望哟!……

毛泽东沉重地吁口气,将烟头拧熄在烟灰缸里。他感觉喉咙干,又抓起茶杯喝水,脑子丝毫未停地想下去:

他们不是提意见,他们干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了。对我的讲话确有很多赞扬,偏偏赞扬者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作家、教授、评论家!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拥护的话,听了并不好受。

是了,他们也误解了,在那里幻想呢,以为我的讲话是鼓励“自由化”哩。笑话!

那些右派们也误解了,不,他们从来就没死心,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毛泽东喝掉杯里的水,又将两根指头插入杯中,把残茶抠入嘴巴里嚼。

卫士长李银桥过来接茶杯,毛泽东咕嘟响着咽下茶叶,望住李银桥,竖起一根指头说:“看来,八大的政治报告要修改。”

李银桥为这句突然冒出的话怔住了,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仍然面对李银桥,但是他的眼神已经不是只盯着李银桥,而像是望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一字一板说:“阶级斗争还要讲,不讲不行!”

李银桥重新沏好茶水回来,毛泽东已在伏案写作。文章题目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五个月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行前再次对李银桥等随行人员说:“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确实还是很激烈,不讲不行。八大的政治报告应该修改。”

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大约就始自这个1957年的春夏之交。他否定了自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关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分析。



赫鲁晓夫有胆量…… 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

冬天早早就降临到这座散布在7个山丘上的苏联首都莫斯科城。12世纪中叶,尤里·多尔哥鲁基大公在莫斯科河畔修建的木造小城堡,终于发展成历代沙皇的宫殿。雉堞朱墙蜿蜒伸展于莫斯科河畔,20座塔楼分布在三角形宫墙的三边,有高有矮,或方或圆,或多棱或多边,争奇斗巧。其中斯巴斯克塔、尼古拉塔等五座塔楼上装饰的红宝石五角星,昼夜红光闪耀,成为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象征,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的象征,成为受压迫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象征。

然而,当中南海警卫局负责人王敬先来到克里姆林宫时,斯大林的形象已经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而黯然失色。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也远不能同斯大林时代相比较了。

毕竟,“个人迷信”被打破,赫鲁晓夫此举确实具有勇气和意志。

现在,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到来,克里姆林宫的工匠们,正在王敬先的指挥下紧张工作。

华贵漂亮的席梦思床拆走了,换上了宽大结实又格外生硬的木板床。年轻美貌的女服务员抱走了华丽柔软的鸭绒被褥,又匆匆抱来里外都是白布的普通棉被褥。这是历代沙皇的寝宫,他们在地下有知将会做何感想?

丘吉尔知道了也许会嘲笑毛泽东。丘吉尔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他住在白宫,下榻在林肯卧室。罗斯福说:“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以后你就可以说你在林肯的床上睡过觉了。”然而,林肯是美国总统中最简朴的一个,房内安放的无疑是白宫里最不舒适的床铺。于是,白宫管家吃惊地发现,丘吉尔就寝半小时后,忽然身着一件老式睡衣,拎着手提箱,踮着脚尖,贼一样从林肯卧室溜出来,穿过大厅,溜进了皇后卧室。皇后卧室装饰华丽,而且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床。丘吉尔知道那张床。事后,丘吉尔向管家嘟哝:“什么有历史意义的床,叫它见鬼去吧。丘吉尔不能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度过一夜。”

当然,毛泽东也会反讥丘吉尔。无论如何木板床要比席梦思沙发床对人体,特别是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更有利。

这仅仅反映一个生活习惯问题吗?

丘吉尔当然不知道毛泽东换硬板床睡觉,也自然不会为此嘲笑毛泽东。倒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兴趣,发表了感慨。

赫鲁晓夫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给予特殊重视的。他明白,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他本人在苏联共产党中的地位,都是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席的态度密切相关的。



他亲自来检查接待毛泽东的准备工作。

赫鲁晓夫站在那张硕大生硬的木板床前,眨动着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转脸望住米高扬,耸耸他那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的双肩,呜噜一句:“丛林里来的战士。”

接着,他循着一种声响走进卫生间,三名工匠正在里面忙碌。将那个高级坐式马桶的四周垒高,与坐桶成水平面,并修出台阶,于是,坐桶改成了蹲坑。

“蹲着大便要更舒服些吗?”赫鲁晓夫耐不住一刻安静,患有多动症一样踏上蹲坑,试着蹲一蹲。他的过于隆起的肚子妨碍他蹲稳,压迫得有些气喘地说:“年纪大了的人该怎么办呢?”只说了这一句,脸已经憋红,忙在工人的帮助下站起身,拍拍大腿,说:“都有蹲不下来的一天。”

检查就这么结束了。北京那边来电了,他匆匆地离开了这套改建中的沙皇寝宫。

玄鸟去,鸿雁过,嘹嘹唳唳声霄碎。

太阳升起来,红霞映天,金辉洒地。10月末的这几天,正是北京人去香山看红叶的好日子。

苏联驻华大使馆里,尤金早已忘记香山的红叶,守在办公室里,时而踱步,时而从桌上抓起几份材料翻几页,时而拿起电话要中共中央办公厅,询问中共代表团的行程等有关情况,接着又用密码向莫斯科发电……他明白这次莫斯科会议的意义不同一般。

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内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想当领袖的人是有的。谁呢?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都是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野心。米高扬是位好好先生,不愿意看到任何同事倒霉。马林科夫固然是斯大林选中的接班人,可惜是位秘书出身的意志软弱的人,他永远是个秘书材料,不能代替统帅。莫洛托夫无疑是最老资格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国际声望也很高。但是,他仅仅是外交方面的优秀人材,没有驾驭

全局负责全部工作的经历和能力。

那么,还有一个赫鲁晓夫。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们都曾经看不起他。布尔加宁曾经翘着山羊胡子嘲笑他是未经琢磨的“МУЖИК”——乡巴佬。贝利亚挖苦他是“我们的土豆政客”,卡冈诺维奇说他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和训练的“幸运儿”,马林科夫总理和莫洛托夫外长用藐视的口吻索性送他一个绰号:“НИЧТОЖНЫЙ”——“一钱不值”。

结果呢?

曾经不可一世、令人胆颤心惊的“政治杀手”贝利亚被“我们的土豆政客”逮捕并迅速枪决了。卡冈诺维奇被他亲手提拔起来的这位“幸运儿”放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干些无需受教育便可胜任的粗活。马林科夫被这位“НИЧТОЖНЫЙ”送去西伯利亚管理一个小发电厂。莫洛托夫则到外蒙古与乌兰巴托的外交官们碰杯去了。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虽然保住了荣誉地位,却也只能在这位他们所藐视的人物身边服服贴贴。

他们都低估了这位童年时代给人放过猪,一天赚两个戈比,顺着职务的阶梯幸运地爬入克里姆林宫,又常被斯大林拿来当作酒席宴上要笑的对象 of 尼基塔·谢尔盖维奇。当他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在一些党的高级官员面前不得不蹲下沉甸甸的臀部,让硕大的肚腹委屈地忍受着压迫,洋相百出地踢出脚后跟,跳“ТОПАК”(一种乌克兰民间舞蹈)时,尽管脸上仍然保持着愉快谄媚的表情,可他的内心已然开始暗暗地打定一些主意。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绝不只是一个最粗俗的未经琢磨只知道出洋相干重活的粗鲁汉,他一样具备着政治家敏捷的智能、为达到目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攫取权力的顽强意志。就是他毫不手软地剥去了“我们的父亲”斯大林的神圣外衣,勇敢果断而又卑劣极端地、如此急剧而又决定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最高领导层中那种暧昧的形势渐渐澄清下来,立于主宰位置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Mao ze dong yu he lu xiao fu



人物显然是这位赫鲁晓夫了。但是,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挫折。波兰和匈牙利都出了乱子,赫鲁晓夫不但需要在苏联党内巩固已经取得的地位,而且必须重新确立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他的“二十大”路线急需获得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的认可。

粉碎“反党集团”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等人之后3个月,他又顺利地解决了帮助他上台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这还是十几天前的事情,再过几天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纪念日。这是最好的机会,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不但将为他提供一个讲台,而且提供一个广泛交流协商,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范围广阔的活动场所。

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本人十二分重视这次会议,要求尤金务必全力做好工作,保证毛泽东能够亲自来参加这次会议。

尤金明白肩上的责任,差不多每天都要询问两次有关代表团的行程等情况。毛泽东是同意出席莫斯科会议了,可是,万一中途改变主意呢?……

电话铃响了。尤金一把抓起话筒,听到了毛泽东的俄文翻译李越然明快的声音:“尤金同志吗?大使同志,我们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要求我即刻约见您……”

“怎么!行程有改变吗?”尤金叫起来。

“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见面再详谈吧。”

那边电话放了。尤金怔了片刻,放下电话,迫不及待地向院子里走去。心里便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是从来不愿意出国的哟……

“小李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伸出一根手指头,像乐队指挥一样举在胸前,上下轻轻摆动,黑黑的瞳仁在细长的眼缝里闪出柔和的光波,“你即刻约见一下尤金,向他转告

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

“什么请求?”李越然风度翩翩地前倾一下身体。

“这个交涉要办好。”杨尚昆没有马上回答毛泽东的请求,按自己的思路继续交待着,“请尤金报告苏共领导,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能够照办……”

“可是,杨主任,到底是一项什么请求啊?”年轻的俄文翻译沉不住气。

“主席的意思是要请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杨尚昆主任用那保持一贯的不紧不慢的柔和语调讲下去,“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一下飞机就走。”

“这恐怕不行吧?”

“你去谈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毛主席。”

“主任,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主席离不了烟、茶,飞机上要备好热茶。主席喜欢吃猪肉和鱼肉,不喜欢吃牛羊肉。不能少了辣椒。换了水土,要防备便秘,青菜要多一些。不要精米精面,要粗茶淡饭。主席饭量不大,吃不多少,搞那么多花样,主席不喜欢。要木板床,不要沙发床。床要宽大些,留出放书的地方,最好有床栏,主席习惯躺着床栏看书看文件。枕头不要搞那么软,鸭绒的主席用不惯,硬一些,荞麦皮就不错。房间装饰不要太华丽,素淡些,越朴素越好。敬先同志已经先去了,请苏联同志照他说的办就行。”杨尚昆主任略微停顿一下,又补充说:“为了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你和叶子龙同志联系一下,这段时间多接触接触主席,尽量熟悉他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明白了。杨主任还有别的指示吗?”

“没有了,你去约见尤金吧。”

李越然到了苏联使馆,尤金迎上来,第一句就问:“怎么,行程有改变吗?”

李越然微笑摇头:“不,尤金同志,没有改变。”



当年毛泽东的翻译李越然(右一),苏联原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右二)

尤金长舒一口气,把右手抬过头顶,接着又松弛地挥落下来,那意思是:别提了,我这一番担忧!

“尤金同志,我找你来是转告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李越然用流利的俄语讲述了毛泽东的请求。

“哎呀,这可不好办。”小个子尤金耸起圆而厚实的双肩,几乎夹住那张红润多肉的四方脸。他表情丰富生动,显出一脸难色,波浪一样卷曲的头发随着摇头颤动不已,“我做不了主,我可做不了主。他是毛主席呀,中国的毛主席呀,这样恐怕不行,没有仪仗队没有礼宾仪式怎么行?”

“但是,这是毛主席的请求。他不喜欢这些形式。”

“我做不了主,任何个人都做不了主。”尤金兀自摇头搓手,又说,“我立刻报告,请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决定吧。我能做到的就是如实转达毛泽东的请求。”

“谢谢,还有毛主席的生活习惯……”

“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有准备,绝无任何问题。”尤金殷勤自豪地介绍着:“木床、棉被褥、热茶水,还有卫生间也改造了。会满

意的,你们去了会满意的。”

下午2点半,毛泽东吃了早饭。卫士长李银桥悄悄向李越然介绍:“主席是不照太阳的规律办事的,他的一天是28小时。今天他就是上午9点才上床睡觉。”

李越然一边点头一边说:“地球自转一周要24小时,主席自转一周要28小时。”

毛泽东已走出菊香书屋,沿走廊出松寿斋,散步到颐年堂前。李越然步履轻快地跟上去,走在毛泽东侧后。根据杨尚昆主任的指示,这几天他一有机会就接近毛泽东。

毛泽东在颐年堂前立住脚,望一眼李越然:“哎,李银桥呢?”

“我在这儿呢。”李银桥快走几步,立到李越然身边。

“你们这二李,啊,”毛泽东轮次指点两个年轻人,“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一道出去,我看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

李银桥和李越然既开心又很有分寸地笑笑,彼此望了一眼。在他们俩的身后,还站了三二名身边工作人员。

“嗯,还有小侯一道去,又响雷又打闪。”